

學 心 堂

XUE XING TANG
WEN SHI JIKAN

王化平◎主編

文史集刊

(第八輯)

特约稿件:

哈佛大学藏东知东巴经抄本跋语研究 李晓亮

出土文献研究:

占辞研究与甲骨文的释读整理例释 韩胜伟

甲骨文“自…至于…”与“从…至于…”比较研究 刘艳娟

甲金文字形的对称现象探析 刘伟真

金文中的“告”及其同义词辨析 高攀

金文“或”字形义探究 王崇月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中的量词辨析 王亚利

《敦煌悬泉汉简释粹》札记 朱芳

墓志词汇研究对《汉语大词典》修订之补益 龙俊旭

楚系简帛文例的第一次制度化 高月

比较文字学研究:

纳西东巴经常用颜色词表词方式探析 马跃

传统语言文字研究:

《左传》“其”字用例发凡 罗顺

试析“填然”的拟声词意义 王艳

试析“慚”和“愧”的词义演变 贾利青

《说文解字》版本述略 齐乐园

释“甥” 杨林

姚振宗研究综述 江玲

论《春秋大事表》文献学价值 张文库

浅谈荀子《正名篇》中的语言观 张亚婷

近体诗仄仄规律新探 和艳芳

现代汉语及方言研究:

山东东平银山话同音字汇 刘宇

中国出版集团
中译出版社

学行堂文史集刊

第八辑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中国出版集团 中译出版社

2015·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行堂文史集刊. 第8辑 / 王化平主编. —北京:

中译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001-4130-3

I. ①学… II. ①王… III. ①语言学—丛刊 IV.

①H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7230 号

出版发行 / 中译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 / (010)68357328 68359813

邮 编 / 100044

传 真 / (010)68357870

电子邮箱 / book@ctph.com.cn

网 址 / <http://www.ctph.com.cn>

责任编辑 / 于建军

封面设计 / 人文在线

排 版 / 人文在线

印 刷 /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 新华书店

规 格 /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13.25

字 数 / 237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 2015 年 7 月第一次

ISBN 978-7-5001-4130-3 定价: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译出版社

本刊采用匿名审稿方式
本刊被中国知网（CNKI）收录

“学行堂”题字 黄德宽

主 编 王化平
顾 问 张显成 喻遂生 毛远明

编委会

主 任 邓章应
委 员 王化平 苏文英 李明晓
李 发 朱华忠 杨亦花

编辑部

部 长 张亚婷 刘伟真
成 员 吴 琳 张文玥 茆丽娟

英文审译 李晓亮

联络方式

地 址 重庆北碚西南大学汉语言文学研究所学行堂编辑部
电子邮箱 wxsxuexing@163.com
博 客 wxsxuexing.blog.163.com

卷首语

张亚婷

好的平台为我们提供了展示思想观点的机会，《学行堂文史集刊》与其说是一个展示的平台，不如说是一个真诚交流的地方，这里凝聚着很多人的心血，大到一项科研成果，小到一次心得体会，但无论如何，它的更新让我们不断从老师、同学身上获得教益。本学期在大家的支持与鼓励下，《学行堂文史集刊》又一次以新的面貌同大家见面，希望我们沿袭传统，互相学习，增进交流。

本期设置有特约稿件、出土文献研究、比较文字学研究、传统语言文字研究、现代汉语及方言研究等栏目板块。

本期特稿刊出李晓亮老师《哈佛大学藏东知东巴经抄本跋语研究》一文。文章从东知经书跋语概览、东知其人、跋语历时研究及跋语用字研究等方面展开论述，对哈佛藏东知东巴经跋语做了全面系统的梳理，更让我们感受到东巴文化的魅力。

出土文献研究收录论文 9 篇。甲骨文金文方面，韩胜伟的《占辞研究与甲骨文的释读整理例释》通过例证，提出了利用占辞释读卜辞、补释残辞以及整理甲骨卜辞的方法；刘艳娟《甲骨文中的“自…至于…”与“从…至于…”比较研究》通过搜罗卜辞，对“自…至于…”“从…至于…”的用法区别进行了说明；刘伟真《甲金文字形对称现象探析》通过对甲金文中对称字形进行统计，客观呈现了对称在甲金文字中的地位；高攀《金文中“告”及其同义词辨析》一文，对金文中“告”的词义系统进行了整理，并对“告”的同义词予以辨析；王崇月《金文“或”字形义探究》一文，以时间为序，厘清了金文中“或”的字形、字义。简帛方面，王亚利对刘芳池和何丽敏两位先生所指出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中的量词做

了进一步分析和论证；朱芳主要对《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一书中字词释义、标点断句之误予以订正；龙俊旭对《汉语大字典》中存在的词目漏收、义项漏收、例证晚出现象予以补正；高月《楚系简帛文例的一次制度化——读〈楚系简帛释例〉》一文通过全面分析《楚系简帛释例》一书的特点，说明了此书在简帛文例制度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比较文字学研究收录马跃《纳西东巴经常用颜色词表词方式研究》一文。文章以颜色词黑、白、红、黄、绿为例，着重探讨了纳西东巴经中常用颜色词的表词方式以及不同地域表词方式的差异，为进一步研究东巴经颜色词提供帮助。

传统语言文字研究收录论文9篇。字词释义及演变方面，罗顺《〈左传〉“其”字用例发凡》一文对《左传》中“其”字的用法进行了系统归类；王艳《试析“填然”的拟声词意义》从多个角度对“填然”一词的拟声词含义加以辨析；贾利青《试析“惭”和“愧”的词义演变》从历时角度探讨了“惭”和“愧”的词义演变过程；杨林《释“甥”》从古今对比的角度理清了“甥”词义演变的脉络；齐乐园《〈说文解字〉版本述略》系统地梳理了《说文解字》的版本流传情况；江玲《姚振宗研究综述》从多个方面总结整理了历年来对目录学大家姚振宗的研究；张文库《论〈春秋大事表〉文献学价值》总结出了《春秋大事表》对文献学五方面的价值；张亚婷《浅谈荀子〈正名篇〉中的语言观》中认为荀子的《正名篇》从多方面谈到了语言的约定性与强制性、继承性与发展性、个性与共性，同时还提到了语言的层次性，将语言的各个部分逐层予以说明；和艳芳《近体诗平仄规律新探》提供了掌握近体诗平仄规律的新思路、新方法。

现代汉语及方言研究收录刘宇《山东东平银山话同音字汇》一文。文章描写了东平银山话的语音系统，为我们开展方言的研究调查提供了有益的方法。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老师、同学的支持，我们共同的努力定会化作《学行堂文史集刊》不断前进的动力！正值辞旧迎新之际，在此谨代表编辑部所有成员祝文献所全体师生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目 录

卷首语..... 张亚婷 I

特约稿件:

哈佛大学藏东知东巴经抄本跋语研究..... 李晓亮 1

出土文献研究:

占辞研究与甲骨文的释读整理例释..... 韩胜伟 16

甲骨文“自…至于…”与“从…至于…”比较研究.... 刘艳娟 29

甲金文字形的对称现象探析..... 刘伟真 42

金文中的“告”及其同义词辨析..... 高 攀 54

金文“或”字形义探究..... 王崇月 61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中的量词辨析.... 王亚利 73

《敦煌悬泉汉简释粹》札记..... 朱 芳 83

墓志词汇研究对《汉语大词典》修订之补益..... 龙俊旭 90

楚系简帛文例的第一次制度化 高 月 98

比较文字学研究：

纳西东巴经常用颜色词表词方式探析 马 跃 102

传统语言文字研究：

《左传》“其”字用例发凡 罗 顺 114

试析“填然”的拟声词意义 王 艳 125

试析“惭”和“愧”的词义演变 贾利青 130

《说文解字》版本述略 齐乐园 137

释“甥” 杨 林 145

姚振宗研究综述 江 玲 151

论《春秋大事表》文献学价值 张文库 162

浅谈荀子《正名篇》中的语言观 张亚婷 168

近体诗平仄规律新探 和艳芳 174

现代汉语及方言研究：

山东东平银山话同音字汇 刘 宇 182

《学行堂文史集刊》征稿函 199

《学行堂文史集刊》稿件体例 201

哈佛大学藏东知东巴经抄本跋语研究

李晓亮*

(西南大学 汉语言文学研究所 重庆北碚 400715)

提 要: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藏东巴经中有一部分带有双红圈标识的经书。这批经书品相较好、版本较老,是不可多得的精品。据学者考证,这批经书的抄写者是现在的玉龙县黄山乡长水行政村下长水自然村的东知东巴。东知应该是清末著名的大东巴,但是我们对东知之甚少。幸而这批东巴经中有 18 册经书写有跋语。本文通过对东知跋语的分析,让我们更加了解东知东巴。

关键词: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东巴经;跋语

一、引言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收藏东巴经 598 册,据杰克逊调查,这批经书的收集者是美籍奥地利人约瑟夫·洛克(Joseph F. Rock)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孙子昆亭·罗斯福(Quentin Roosevelt)。哈佛藏东巴经品相较好、版本较老、书写流畅、字体优美、插图惟妙惟肖,是不可多得的精品。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经书带有双

* [作者简介] 李晓亮(1983—),男,汉族,河南鹤壁人,西南大学汉语言文学研究所讲师,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E-mail: longer_2411363@163.com。

红圈的标识，和继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馆藏东巴经跋语初考》，邓章应、张春风《哈佛藏东知所写经书的鉴别及其标准》都曾经论及这批经书及其跋语，但未做全面细致的整理，本文拟对这批东巴经做一个系统的梳理。

二、东知经书跋语概览

我们对哈佛藏 165 册东知东巴的经书做了全面梳理之后发现了 18 则跋语，编号分别是 A28^①、B20、B24、B33、B44、C33、C61、I18、I27、K6、K24、K60、K73、L21、L23、L24、M14、M16。这 18 则跋语中最长的有东巴文 141 字，最短的仅有 9 字。

序号	编号	跋语 ^②	备注
1	A28	花甲虎年写的。三月二十八日写的。东知写的，我大约四十岁的时候写的。祝愿东巴延年益寿。	据推断为“木虎年”。
2	B20	这卷经书是二月十五日这天写的。从马年一直写到羊年。长水东知写的。祝愿祭司寿长日永。	
3	B24	花甲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写的，长水东知写的。杨玉科攻占鹤庆那年写的，是十一月初二攻破的。世间不知死了多少人。祝愿祭司寿长日永。	据推断应为“木牛年”。
4	B33	祭署这本经书是正月初三写的。	
5	B44	花甲虎年的六月十六日属羊的这一天写的，长水马鞍山脚下东知东巴写的。写得没有错误，念又该在合适的场合。会念的会说是多么好的一本书啊，不会念的来读就会说，多么不好的一本书啊。	据推断应为“木虎年”。
6	C33	花甲水鸡年写的。六月二十八日写的。长水马鞍山脚下的东巴五十岁写的。	
7	C61	花甲铁鸡年的六月初六写的。长水马鞍山脚下的东知写的。东巴我六十岁那年写的。东巴我写得不错也不会念错。会的儿子会念好。哪个好村寨一定会念好，哪个村寨不好肯定会遇到困难。东	文中写的是六岁，但根据常理推断不可能，因此我

① 本文所引哈佛东巴经的编号是朱宝田编的。

② 部分东知跋语翻译参考了和继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馆藏东巴经跋语初考》。

		巴我做了一个祭司难上加难，需要慢慢地学习。祝愿东巴寿长日永。	们认为可能漏写了“十”字。
8	I18	花甲虎年写的。三月二十四日写的。祭司东知我四十岁的时候写的。这本经书从汝南化玛日布家抄来的。祝愿祭司我延年益寿。	据推断应为“木虎年”。
9	I27	这本经书是长水东知写的。困难是会有的啊，就像长江水一样长流不息，写这本经书说易做难。祭司寿长。	
10	K6	花甲蛇年猪板星当值这一天写的。经书是一条路，一句经文就是一碗饭。不要见了富人就巴结，见了穷人就鄙视。有和没有都要客气。名声只是一句话，本事是最重要的。江有九条，经文有九段，九段经文是学不完的，九条江也不会断流。慢慢地想一想。祭司东知我写这卷经书的时候三十二岁。祝愿福泽富裕。祝愿祭司延年益寿。	据推断应为“木蛇年”。
11	K24	长水马鞍山脚下的祭司东知写的。东巴我五十四岁那年写的。四月十五日写的。	
12	K60	这本经书写的。这卷经书是长水的祭司东知。祭司寿长日久。	
13	K73	花甲水鸡年写的。长水马鞍山脚下的东巴东知写的。东知我六十岁的那年写的。写的没有错误，念得也没有错误。经文是学不完的，不知道的要教育，慢慢学习啊。祭司延年益寿。	
14	L21	花甲兔年写的，五月写的，五月十四日写的。尾星当值的这天写的。长水马鞍山脚下的东巴东知我是大东巴，以前的东巴什么病都不会有。说得容易做的难，祭司四十二岁那年写的，祝祭司延年益寿。	据推断应为“木兔年”。
15	L23	花甲火龙年那年写的。长水马鞍山脚下的东巴东	

		知写的。这本经书是从白地的东巴甲高恒那里抄来的。有经书是很容易的，没有的就觉得很困难。别人会有很多的错误出现。不要说借给你，就是看一眼都不行。祝愿东巴延年益寿。	
16	L24	长水东知我的这本经书买来的。是从白地的甲高恒那里抄来的。天空迎接人类的诞生。大地上的人类是由卵孵化而成的。一切都挽留不住。	
17	M14	花甲火猪年八月二十八日写的。念的时候不要有差错。	
18	M16	这本经书是达鲁村东吉家抄来的，从三寨六地迎接六本经书。祭司长寿。	

三、东知其人

在跋语中东知的名字写作：𑄎𑄎或𑄎𑄎。关于东知，洛克在《纳西族纳加崇拜及其相关仪式》一书中提及：“编号 1017^①的这本经书来自于丽江西部马鞍山脚下的长水村，是杨福光的父亲写的，他的经书通常在每本经书的某几页上印上双红圈，以此作为标识。”^②这本经书现藏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由此我们知道，洛克是带双红圈东巴经的搜集者。洛克在《纳西族文献研究》一文谈到他的搜集过程：“这本经书（编号 5082）属于距离丽江城几英里的刺沙里镇的长水村的杨福光东巴，我已经买下了他家所有的藏书。他的父亲从祖先那里继承下这些经书，这些经书都是他们不辞劳苦地写出来的，其中大部分书写得十分漂亮。他继承了家业和这批经书，但他既不聪明，对做东巴又不感兴趣，因此对这些经书也不珍惜，在我买他的经书之前，在一场大火中烧掉一百多本，老鼠也咬烂了很多剩下来的经书，这些都无疑促使他想要处理掉这批经书。这批经书大部分是完整的，而且非常难以得到。这批经书书写漂亮、格式完整，它们是我翻译其他经书的基础。”^③

洛克在上文提到，经书的所有者是杨福光，但书写者是他的父亲和祖先。洛克

① 此编号是洛克对自己搜集经书的编号，下文的 5082、1881 与此相同。

② Rock, J. F. *The Na-khi Naga Cult and Related Ceremonies*, Vol. I and II, Serie Orientale Roma IV, Rome, 1952, p262.

③ Rock, J. F. *Studies in 'Na-khi Literature: part I*, Hanoi, 1937, p36.

又在《纳西族日美仪式》中说：“编号 1881 的这本经书属于东巴杨福光，但是书写者是他的父亲，名字叫阿知，他也被称为东知，住在马鞍山脚下的长水村，丽江城的西边。”^①

关于杨福光和他父亲东知，和继全先生认为杨福光就是李国文先生在《东巴祭司面面观》中提到的杨光东巴和东知东巴。李国文先生《人神之媒——东巴祭司面面观》记载：

东知东巴，黄山乡长水下村人。生年不详，约民国初年去世，享年 80 多岁。是大东巴，善于制造东巴经书写用纸，一生抄写下很多东巴经书。

杨光东巴，黄山乡长水下村人。又名木福光，20 世纪 60 年代去世，享年 80 多岁。东知东巴之子，但东巴经典知识只属一般。美国学者洛克曾到过他家，当时先生曾将祖传东巴经典卖与洛克。^②

杨光和木福光，如果是同一个人，为什么姓氏不同？为此笔者专门访问了李国文先生，查阅了他当年的田野考察笔记，发现与书中所记一致。李先生说，自己没有见到过杨光东巴。1982 年东巴达巴座谈会后，李先生采访过一个来参会的黄山乡的东巴，关于杨光东巴的情况，是听那个东巴转述的，由于时间隔得太久已经记不清楚是哪一个东巴了。

将洛克的记载与李国文先生的记载比较发现，除了名字以外，其他信息都是相合的。洛克在论著中多次提到杨福光，但从没有提到过木福光。但我们在哈佛藏东巴经中找到四册经书的封面写有“木福光”的字样。这四册经书都带有双红圈。

综上所述，东知的儿子有三个名字，杨福光、杨光、木福光。杨福光又叫杨光很好解释，杨光是杨福光的减省形式。那杨福光为什么又姓木呢？

具体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提供两则材料：

其一，唐有为在《丽江姓氏考》记载：“明洪武十五年皇帝赐木氏先祖阿甲阿得姓木，自此以后史书上都用木姓记载取代过去的父子联名。木氏有姓以后对外地来丽江的其他姓氏，也效仿皇帝赐姓和改姓，所以到后来形成‘官姓为木，民姓为和，更无别姓者。’这种状况延续到‘改土设流’前后……木氏对同胞亲属，严格按‘惟承袭及同堂舍人，木姓三世以降姓阿，五世以降姓和’行事，没有承袭权力

^① Rock, J. F. *The 'Zhi 'ma' Funeral Ceremony of the 'Na-'khi of Southwest China, published by ST. GABRIEL'S MISSION PRESS VIENNA - MODLING, 1955, p161.*

^② 李国文：《人神之媒——东巴祭司面面观》，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18 页。

的亲属就让其离开城镇，居住四乡，三代以后降木姓为‘阿姓’，五代以后降为姓和，‘故今里氏和姓居多’。当然就引发这些人的不愉快，只是不露于声色而已，所以在改土设流以后，不少姓和者‘渐复本姓’，故群众中至今还有说谁是真木，谁是假木的说法。”^①我们认为，东知家族本与木氏土司有血缘关系，由于是旁系，逐渐与木氏土司疏远，不再是贵族，因此不准再姓木，东知家族也从丽江城迁到了属于丽江城郊区下长水村。东知又名阿知，正符合“木氏三世以后降为阿姓”的说法。长水村民多姓杨，所以东知家族改姓杨。改土归流后，又复姓木，所以东知家族就有两个汉姓“木”和“杨”。

其二，《中国原始宗教资料长编—纳西族卷》记载了丽江下长水村祭天群的情况：“下长水自然村在1949年解放时全村62户（应门户负担赋税家庭）……有东巴两户，一户姓和，一户姓木，有亲戚关系。全村都是纳西族，有四个祭天群体，一为‘古许’，全姓‘和’；一为‘阿余’，全姓‘木’，……古许群体属‘束’氏族，阿余群体属于‘叶’氏族，明代以后逐渐形成‘官姓为木、民姓为和’的汉姓，因此上述下长水村的姓和古许祭天群体和姓木阿余祭天群体，当是该村较早的纳西族居民，而其他杂姓居民户可能是后来逐渐融合于纳西族的汉族外来户。至于祭天群体称谓的含义，‘阿余’当与叶氏族的‘叶’有关，余、叶近音，原为贵族阶层，明代‘官姓木’，所以有‘阿余怒美以’阿余群体胆子大之说。”^②由此可知，东知家属于纳西族“叶”氏族，“杨”与“叶”音近，所以，东知家又姓杨。

英国学者安东尼·杰克逊（Anthony Jackson）也对东知抄写的东巴经进行过研究。他在《纳西仪式、索引书籍的作者以及占卜书籍》中提到：“东志（东知）之子杨福光，也就是木福光，将家族藏书大约500册卖给了洛克，之后，洛克又将其中的大部分卖给了美国国会图书馆。”^③此外，杰克逊在查看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东巴经时曾见到一套属于延寿仪式的经书。他说：“最让我感兴趣的是这套书的抄写者是阿知，一个博学而多产的东巴，他就是祭司还是巫师，这套经书写于1867年的冬天，封面统一是橘红色，边缘是蓝色。书名上端有菱形的图案，背面有连续

① 唐有为：《丽江姓氏考》，载《丽江文史资料全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108-109页。

② 和志武：《中国原始宗教资料长编·纳西族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页。

③ 安东尼·杰克逊：《纳西仪式、索引书籍的作者以及占卜书籍》，载《纳西、摩梭民族志》，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的编号。首页有简单的边栏。最能说明是阿知的书的证据是书中有几页上印有双红圈。”^①

邓章应、张春风通过对跋语、双红圈标识以及封面形制等几个方面信息考察发现：哈佛藏东巴经中有 165 册是东知东巴抄写的，占整个哈佛藏东巴经的四分之一强。^②

四、跋语历史研究

和继全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馆藏东巴经跋语初考》一文中对哈佛藏东巴经中的跋语做了一个全面概述，根据跋语考证出：东知东巴生于 1814 年，并曾拜白地东巴甲高恒为师。

（一）纪年法

这 18 则跋语中主要采用了纳西族花甲纪年法、年龄纪年法和大事纪年法。

所谓花甲^③，是纳西族“mbu³³tho²¹布托”的意思。布托以五行各分阴阳为十，和十二生肖相配为六十来纪年，相当于汉族的干支纪年，也有单用五行或生肖来纪年的。如甲子年纳西历成为木阳鼠年，又称木鼠年、鼠年、木年。东知跋语中有 10 则跋语采用花甲纪年。

年龄纪年法，是东巴用自己的年龄来标示经书抄写的年代。有 5 册跋语采用年龄纪年法。

大事纪年法，是用历史上著名的事件来标示出经书抄写的年代。有 1 则是采用大事纪年法，也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一本采用大事纪年法的东巴经。

有的东巴纪年只采用一种纪年方法，有的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纪年方法。下面我们把有纪年的跋语列表如下。

编号	人名	花甲纪年	年龄纪年	大事纪年
A28		木虎	40	
B24		木牛		杨玉科攻占鹤庆那年

① Anthony Jackson. *Na-Khi Religion: An Analytical Appraisal of the Na-khi Ritual Texts*. The Hague: Mouton, 1979.

② 邓章应、张春风：《哈佛藏东知所写经书的鉴别及其标准》，《文献》2013 年第 3 期。

③ 喻遂生《〈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中花甲纪年经典》，载《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第二辑），巴蜀书社 2008 年版，第 303 页。

B44		木虎		
C33		水鸡	50	
C61		铁鸡	6	
I18		木虎	40	
K6		木蛇	32	
K24			54	
K73		水鸡	60	
L21		木兔	42	
L23		火龙		
M14		火猪		

花甲纪年和年龄纪年都很难准确纪年，只有大事纪年是准确的。B24 指出经书抄写在杨玉科攻占鹤庆那年。洛克在《纳西族纳加以及相关仪式》一书中指出：“ 汉语写作长水，地名，位于丽江西部； 是杨玉科将军； 是地名，鹤庆，白族居住的区域， 是地方的意思。杨玉科是丽江地区著名的将军，他出生在剑川县喇鸡鸣村，他镇压了延续 25 年的回民起义，夺取了大理要塞。他攻占鹤庆的时间在 1865 年。”^①1865 年与花甲木牛年相合。由此可以确定东知应该生活在 1865 年前后 60 年这个时间段。A28、I18 跋语显示是在木虎年 40 岁时所写。木虎年可能是 1854 年也可能是 1914 年或 1794 年。根据李国文先生记载的东知死于民国初年，享年 80 多岁，1854 年东知 40 岁是最有可能的。和继全先生由此推断东知东巴生于 1814 年。东知 32 岁是 1846 年，火马年。但 1845 年是木蛇年，我们推测，应该是东知将 31 岁错写成了 32 岁。东知 42 岁是 1856 年，火龙年。东知 60 岁是 1874 年，木狗年，但 1873 年是水鸡年。我们推测，跟上面的情况一样，东知将 59 岁错写成了 60 岁。因此 K6、L21、K73 与和继全先生的推断是基本吻合。C33、C61 似乎不吻合。C33 水鸡年，东知 50 岁与 K6 水鸡年 60 岁不合，我们认为，50 可能是误写。C61 铁鸡年，6 岁。按常理推测，东知不可能 6 岁就开始写东巴经。铁鸡年最有可能是 1861 年，这一年东知 47 岁。

^① Rock, J. F. *The Na-khi Naga Cult and Related Ceremonies, Vol. I and II, Serie Orientale Roma IV*, Rome, 1952, p229.

（二）经书传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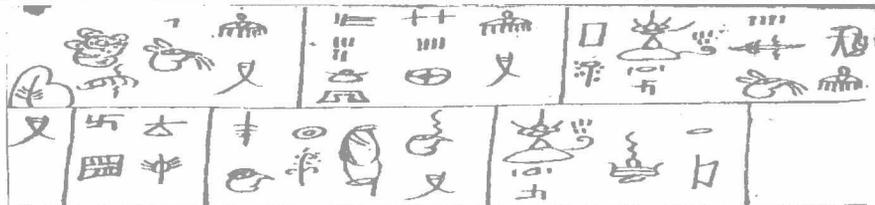
东知在跋语中记载了东巴经传抄的情况，其中有 4 则跋语显示出经书的传抄信息：

L23：这本经书是从白地的东巴甲高恒那里抄来的。L24：这本书是从白地的甲高恒那里抄来的。I18：这本经书从汝南化玛日布家抄来的。M16：这本经书是从达鲁村东吉家抄来的。白地是东巴教圣地，民间有“不到白地不算真东巴”的说法。从 L23 和 L24 这两则跋语中我们可以知道，东知曾经到过白地。和继全先生认为甲高恒是清朝末年白地的东巴大师，东知曾经到访白地，并拜甲高恒东巴为师，从甲高恒那里抄写了很多经书。I18 中提到的汝南化是现在的玉龙县太安乡汝南化村。M16 中提到的达鲁村是现在的玉龙县黄山乡白华行政村的达鲁自然村。安东尼·杰克逊说：“我们对图书馆馆藏资料的研究显示，在 1840—1880 年注有日期（和未注日期）的纳西手稿大量增加。”^①这个时间段正是东知壮年时代，当时太安、黄山一带大东巴辈出，东巴祭祀活动频繁。当时东巴之间互相传抄东巴经书的现象很常见，这也为东巴文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五、跋语用字研究

（一）行款

东巴文在宗教经典中一般没有固定的行款，但东巴文跋语的行款比较固定。



I18

东巴经跋语中这种行款比较常见，每一句话用竖线隔开，从左向右读，如果竖行有两个以上的字，从上向下读。18 则跋语中有 7 则按这种行款书写。

^① 安东尼·杰克逊：《纳西仪式、索引书籍的作者以及占卜书籍》，载《纳西、摩梭民族志》，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